



上图：《绝命毒师》剧照。

有触角，孩子的触角更强大，你想我了，就伸出你的触角，爸爸就知道你在想我了。”那应当是全剧最温情的时刻之一了，不管人性的罅隙如何幽暗，面对所爱之人，我们固执地坚持散发着光和热。

Every man dies, 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. (人皆有一死，却非尽数活过。)危机临头，中年男人的自救，的确是重拾尊严，重拾生活的信心。那么，除却《囧妈》《如果岁月可回头》《我是余欢水》里直白表露于外的，若干世俗情感的羁绊可托举一把下坠的人生外，支撑我们重拾尊严、重拾生活信心的力量，还究竟在哪儿？

道不远人，活出自我

去年10月，经典美剧《绝命毒师》的衍生电影《续命之徒》(El Camino: A Breaking Bad Movie)上映。回想十多年前，《绝命毒师》第一季首播，人们可能预料不到，这部剧集做到了片如其名，甚绝，要命。

《绝命毒师》的男主角沃尔特·怀特(剧迷昵称其“老白”)，那可和余欢水不一样，人家是真癌症，也缺钱，俨然标准等死状态。换了其他知识储备不够的病患，估

计等死便等死了，但身为化学老师的怀特先生受到痛击后，不肯乖乖认命，学好数理化，分分钟黑化，撸起袖子干起了贩毒的勾当。他的初衷不可谓不“朴实无华”：这么一来，既付得起化疗费，死后还能给家人留下不菲的遗产——两个孩子长大、成家置业，需要70多万美元左右，而按自己制冰毒的速度，十几个礼拜就能赚够，这笔生意，划算。

但是，犯罪的快感，以及“研究”出高纯度冰毒的成就感和掌控感，逐渐吞噬了老白。他完成了从毫无存在感的中年人变成大佬毒王的巨大转变，也亲手毁了原本一心一意想保护的家庭。然正当观众随着老白游移在正邪之间，心情复杂纠结，此君又以一个精彩的结局背水一战，血债血偿，尽量该复仇的复仇、该弥补的弥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最后向妻子坦白，或许自己起初是“for family”，但末了已经领悟，这也是“for me”。沃尔特·怀特饱经理性上正义与行动上残忍的来回撕扯，却说，“I was alive(我活过了)”“I am good at this(我擅长做这个)”——后悔吗？没用。做人不可能走回头路，向前罢，哪怕是绝路。

古希腊悲剧式的人物“老白”遵从本心，1999年《美国丽人》里

的莱斯特，也在电影末尾，在死亡阴影笼罩前找到了自己最可贵的本心。这位出场时疲倦、乏味的中年男人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生难题：他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，可业绩平平；他的妻子一派女强人作风，看起来远比她混得好，还背着他跟人偷情；他的女儿尚未成年，处于叛逆期，郁闷、牢骚、不满是常态。日子过得乏善可陈，突然有一天，女儿的同学安吉拉闯入了莱斯特的视线，他死气沉沉的心境，有了奇迹般的熊熊燃烧的感觉，中年男人被青春的鲜活唤醒了，开始健身，开始再次激发兴趣……

该片留下了影史最惊艳镜头之一：在莱斯特的幻想里，安吉拉悬浮虚空，身上堆满了玫瑰花瓣，一片，两片，三四片，落英缤纷，彼端的尽头，是少女的无尽芳香。可是，那般诱惑的画面，并不是男方所追寻的终极的happy(幸福)，只是一个小小的、媚人的joy(乐子)而已。莱斯特对生活的爱与向往、对生命中美丽事物的感知，是在这个瞬间全面复苏的：安吉拉说，“这是我的第一次”，尔后，他轻轻迈过了人性的弱点，用毯子把她裹好，眼神里闪烁着关怀、感激、领悟——没有欲望，只有安谧。他保护、珍视她，也就是保护、珍视自己初心的真纯。莱斯特的快乐，不因不伦的关系而生，他的快乐，源自这段逐梦的旅程，终于令自己明白，原来，庸人弃自扰，“我还能爱，还能去探寻美好的东西”。曾经，夏日的繁星、金黄的秋叶、女儿的降生、妻子在游乐园里的笑脸，都是十分美好的东西——“It's hard to stay mad when there is so much beauty in the